

地 腹

庫尼亞著

拉丁美洲文学丛书



統一書号: 10019·1377

定 价: 1.85 元

拉丁美洲文学丛书

腹地

(卡奴杜斯战役)

〔巴西〕欧克里德斯·达·库尼亚著

貝金譯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Euclides da Cunha

OS SERTÕES

腹 地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新内大街320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377 字数432,000 开本850×1168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张19 $\frac{1}{2}$ 插页3

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4)1.35元

前 言

欧克里德斯·达·库尼亚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巴西的伟大作家；他的著名作品《腹地》，是巴西文学中的古典杰作之一。这部作品，标志着巴西文学的一个重要轉折点；它記錄了巴西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和斗争，描写了巴西十九世紀末的一場巨大的社会冲突，从而提出了巴西民族的最根本的社会問題，被称为“巴西的第二次发现”。巴西人民一向把这部作品亲热而驕傲地称为“我們最优秀的書”，“巴西民族主义的聖經”。

今年是欧克里德斯·达·库尼亚的逝世五十周年，在全世界人民紀念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时候，《腹地》的这一个中譯本出版了，这充分表示我国人民对他的敬意，以及对巴西人民的友誼。

欧克里德斯·达·库尼亚是一位作家、新聞記者、地理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土木工程师和軍官。他生活在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的巴西；当时这个拉丁美洲最落后的封建帝国，正經歷着一場巨大的政治、經濟、社会的变革，它要摆脫葡萄牙封建王室的专制統治，成立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。欧克里

德斯·达·庫尼亚把他四十三年短促的生命，完全貢獻給了這場激烈的斗争；他在渴望自由民主的殖民地年輕一代中成长起来，在巴西社会变革的火焰中經過了鍛煉，認識了巴西的现实問題，从一个浪漫主义的民主主义者轉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民族战士，最后牺牲在反动保守主义者的枪弹之下。这是拉丁美洲民族主义知識分子的一条光輝的生活道路。

欧克里德斯是1866年1月20日在旧里約热內卢省圣塔—里塔—杜—里奧—內格罗城的苏达德庄园誕生的。父亲瑪奴埃尔·罗特里格斯·毕門塔·达·庫尼亚，原籍巴伊亚，家里过去是有錢的奴隶商，后来衰敗；他年輕时离开巴伊亚出外流浪，来到里約热內卢省，和一个小庄园地主的女兒結婚，定居下来，欧克里德斯就是他們唯一的孩子。他对文学很有兴趣，喜欢写詩，屬於浪漫主义流派。欧克里德斯三岁的时候，母亲恩杜西亚·莫萊拉·达·庫尼亚去世，他的父亲就把他托給亲戚撫养；欧克里德斯就在这样不安定的寄养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，直到1877年他十一岁进入寄宿学校为止。

这样的童年生活，在欧克里德斯的性格成长上起了很深影响。他成为一个沉默、孤独、倔强，內心却隱藏着火一般的热情的少年。有人認為，这就是决定欧克里德斯今后一生所走反抗道路的原因。这种說法是缺乏根据的。事实上，我們可以看到，欧克里德斯今后思想上的成长，和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深的关系；他生根在时代的土壤里，也經歷了时代的暴风雨的斗争。

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欧克里德斯的經營奴隶买卖的祖父所生活的巴西，跟他父亲从巴伊亚流浪到里約热內卢寻找工作时的巴西，已經很不相同，但跟后来欧克里德斯进入青年时期

的巴西，更是大不相同了。巴西社会经历着三个阶段的变革，即从殖民地到封建帝国，从封建帝国到共和国。在这个变革中，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，起着推动的作用。

十八世纪末震撼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，横渡大西洋，波及到新大陆的海岸。在美洲殖民地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，开始传布法国的革命思想。在巴西，1789年著名的“拔牙者”^①的起义，1797年巴伊亚省发生的独立运动^②，以及1817年伯尔南布科的起义^③等，就象暴风雨未来前的闪电，表明了巴西的独立运动正在逐步高涨。1808年，拿破仑军队侵入伊比利亚半岛，动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封建王朝，也动摇了这两个王朝在新大陆的殖民地统治，使拉丁美洲三百年来酝酿中的火山猛烈爆发。从1810年起，美洲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都已普遍揭竿而起，展开了反抗西班牙王军的如火如荼的斗争。然而巴西的独立，却在1822年没有经过流血就成功了。原来葡萄牙王室为了逃避拿破仑的入侵，流亡到巴西，巴西成为葡萄牙帝国的实际中心。拿破仑失败后，葡萄牙王室回国，留下王子彼得罗镇守巴西。后来葡萄牙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，使1821—1822年巴西的独立运动达到了高潮。彼得罗在独立运动高涨的情势下，为了压迫一部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进步力量，就听从独立主义者包尼法西奥^④的劝告，于1822年9月7日正

① “拔牙者”(Tiradentes)：是一个名叫西尔伐·沙维尔(José da Silva Xavier)的牙医生的外号；他在米纳斯-热拉斯省领导农民和逃亡黑奴起义，称为“不信任党徒”，后来被葡萄牙殖民政府镇压，判处死刑。

② 这个运动，是一个叫杜斯·圣多斯(Dos Santos)的裁缝所领导。

③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是卡布格和里伯罗。

④ 包尼法西奥(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, 1763—1838年)，巴西学者，1822年独立运动的推动者之一。

式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，成立巴西帝国。

欧克里德斯的祖父就这样见到了这个所谓“开明稳健”的独立巴西帝国，但是他自己却依然做他的奴隶买卖，这就可见巴西的独立革命是如何不彻底了。巴西的独立，并没有给巴西人民带来多少利益；残酷的奴隶制度，依然是巴西的基本生产方式。在巴西当时大约一千万人口中，有三十万地主依靠剥削其他阶层生活。统治巴西的，依然是葡萄牙王室的一个王子；他和地主阶级以及贵族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层。即使是在独立运动中起过推动作用的包尼法西奥，他的思想也没有越出君主立宪的水平。巴西的进步力量由于资本主义和商业经济的薄弱而相当软弱，但是在广大黑人奴隶和城市手工业者联合力量的推动下，已经开始了进一步的革命要求，要求废除奴隶制度，建立共和国，争取民主自由；解放奴隶和推翻帝制两个口号紧密地结合起来了。从1824年起，逃亡奴隶和共和党人一次接着一次的起义，美国林肯总统颁布的解放黑奴的法令，伟大浪漫主义诗人卡斯特罗·阿尔维斯^①的反对奴隶制度的诗歌，推动着巴西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走向高潮。

欧克里德斯的父亲离开巴伊亚流浪到里约热内卢去的时候，巴西帝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。1850年，帝国政府为了缓和局势，颁布了禁止奴隶买卖的法令。当时英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开始侵入，改变了巴西的经济面貌。农业开始向单一作物的路上走去，特别是咖啡的种植，已经相当发达，但是大部分控制在外国资本的手中。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有了一些进步，沿海城市人口也增加了。在1836—1840年间咖啡出口为450万

^① 卡斯特罗·阿尔维斯 (Antônio de Castro Alves, 1847—1871年)，巴西著名浪漫主义诗人，激烈反对奴隶制度，著有《浮沫集》、《奴隶集》等。

袋，到欧克里德斯出世的时候，已达到1250万袋。经济的变化，加深了国内的社会矛盾。帝国政府虽然两次在和邻国挑起的战争中（1850—1852年对阿根廷的战争，1865—1870年对巴拉圭的战争）得到了胜利，但也无法挽救它的腐朽命运。黑人奴隶在这两次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，更激起人民对帝国政府拖延解放奴隶的普遍不满；巴西的共和革命，已经到了了一触即发的关头。1886年，欧克里德斯进入军事学校读书时，正是在这个暴风雨的前夜。

二

欧克里德斯为什么会进入军事学校，穿上了巴西帝国陆军军官学生的制服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他父亲的经济条件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对于一个没落的小地主的子弟来说，当军人是最简捷的出路；这个学校不收学费，将来有职业的保证，如果幸运的话，还能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。就因为这个理由，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中小地主、破产地主和城市中等阶级的子弟；不像欧克里德斯原来读书的阿基诺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，因为要收很高的学费，学生就多数是大地主和贵族的子弟了。因此，军事学校就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青年聚集的地方；这个地方处在巴西政治局势这样动荡的革命前夜，很快就变做传布共和思想的中心。学生们组织各种团体，出版刊物，鼓吹革命。

进入军事学校之前，欧克里德斯在阿基诺学校读书时，就已经接受了民主思想。阿基诺学校的教员中，有一位名叫本哲明·贡斯当^①的，是当时知识分子中共和运动的领袖和思想家。他和当时拉丁美洲其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样，受了法国大

革命的影响,主张人类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;而在哲学上,则接受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思想,来反对天主教统治下的教育制度,反对封建道德观念,反对封建秩序,提倡科学研究。这种资产阶级的实证哲学,当时是作为共和运动的基础而存在的。欧克里德斯在政治思想和科学研究两方面,受到了这种思想很深的影

响。

同时,在这个学校里,欧克里德斯也已经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;他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个刊物,名叫《民主》(*O Democrata*),他在上面发表了他早期的诗歌创作^②。这个沉默而孤独的青年,一方面学习数学和土木工程,一方面学习文学;卡斯特罗·阿尔维斯和贡萨尔维斯·狄亚斯^③,以及法国的雨果,都是他热爱的诗人。当时出版的重要著作,如阿志凡陀的《论莫拉托人》^④,那布科的《论奴隶解放》^⑤,都大大地鼓舞了他反对专制政治,反对奴隶制度的革命热情。因此,进入军事学校后,欧克里德斯就热烈地投身到共和运动中;参加同学们组织的“母校文学社”(Sociedade Literária da Família Acadêmica),在《母校杂志》(*Revista da Família Acadêmica*)上发表文章。不久之后,他就和专制

① 本哲明·贡斯当 (Benjamin Constant): 原名包舍略·德·马迦良恩斯 (Botelho de Magalhaes, 1838—1891年), 巴西民主主义思想家。

② 这些诗歌一共八十四首;曾经编成集子出版过, 雪名叫做《波浪集》(*Ondas*), 出版年代已不可考。

③ 贡萨尔维斯·狄亚斯 (Antônio Gonçalves Dias, 1823—1867年): 巴西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。

④ 阿志凡陀 (Aluizio de Azevedo, 1857—1913年): 巴西著名自然主义作家, 他的名著《论莫拉托人》(*O Mulato*), 1881年出版, 暴露了巴西的种族压迫。

⑤ 那布科 (Joaquim Nabuco, 1849—1910年): 巴西著名思想家, 政治人物, 他的名著《论奴隶解放》(*O Abolicionismo*), 1883年出版, 主张解放黑奴。

統治者展开了面对面的冲突。

軍事学校的生活是充满着矛盾的，一方面，学生们秘密地传播着民主思想，进行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，另一方面，却不得不按照严格的纪律过日子，对帝国高级军官绝对服从。欧克里德斯是一个热情的青年，在这种环境中他不能抑制自己的强烈的反抗精神，有一天终于爆发了。1888年冬季，巴西著名的共和主义政治人物特洛文(Lopes Trovão)从欧洲归来，受到人民盛大欢迎，軍事学校的学生们也很为激动。当时的陆军大臣庫埃略(Tomas Coelho)知道了这个情况，就到軍事学校来检阅，目的显然是预防学生有任何行动的企图。检阅进行到一半，一切正常，突然第二连里有一个面容严峻的军官学生，跑出队伍，抽出自己所佩的军刀，在膝上折为两段，掷在陆军大臣的脚下。全体学生顿时哗然，秩序大乱，陆军大臣只得中止检阅，愤然离去。这个军官学生，就是欧克里德斯·达·庫尼亚。他对封建帝制的这种强烈抗议，对军人纪律的这种公开反叛，传遍了首都，成为青年共和运动者的光辉斗争榜样。欧克里德斯的正直、热情、富于反抗精神的心，以及他的推翻帝制、解放奴隶的革命思想，在这个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了。

在軍事学校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当然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愤怒，就对欧克里德斯加以惩罚。他们把他送进军事医院，要他自承是个“精神病患者”，企图借此抹掉这件事的政治意义。但是欧克里德斯拒绝了，于是他就被禁闭在圣塔—克鲁兹堡里。然而巴西人民对这件事的反应十分强烈，统治者不得不让步，把欧克里德斯开除军籍了事。

欧克里德斯离开軍事学校后，就到当时共和运动最高涨的圣保罗去，在那里的《圣保罗省报》(A *Provincia de São Paulo*)

当新闻记者。他以“蒲鲁东”为笔名，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专栏评论，题目起先叫做《社会问题》，后来改为《行动和言论》，以同样的勇气和热诚抨击封建专制政治。

巴西的腐朽帝制政府，虽然于1888年为情势所迫，不得不颁布解放奴隶的法令，但是也无法挽救它复灭的命运。1889年，在本哲明·贡斯当的鼓动下，以丰塞卡^①将军和皮索托^②将军为首的军人发动起义，各地军队纷纷响应，皇帝彼得罗二世退位，出奔葡萄牙，巴西共和国正式成立。

但是共和政府的成立，却并没有解决巴西的根本社会矛盾。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两种力量：以本哲明·贡斯当为首的代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自由党，和以丰塞卡为首的代表军人的保守党，获得了革命果实后，立刻发生了分歧。在高级军官中间，本来大多数是旧贵族和大地主；现在他们就和大地主阶级勾结起来，夺得了政权；1891年，丰塞卡解散国会，宣布自己是独裁者，成立了大地主专政。巴西人民在推翻帝制、解放奴隶的斗争中所要求的民主政治，已经成为泡影。大地主专政依靠军人独裁，对外向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利益，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运动。1896—1897年间，出动六千军队、屠杀几乎一年的卡奴杜斯战役，就是一个血腥的例子。

1889年，共和国成立后，欧克里德斯就回到了军事学校。一年多新闻记者的生活，他是在贫困中过去的。现在既然共和国已经成立，军队就是共和国的军队，他以前在军事学校的表现，

① 丰塞卡(Deodor da Fonseca, 1827—1892年)：巴西第一任总统，后来成为独裁者。

② 皮索托(Floriano Peixoto, 1842—1895年)：巴西军人，后继丰塞卡任巴西总统，也是独裁者。

又使他得到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的名声，因此，憑着这些理由，再加上同學們的劝說和疏通，他就回到軍事学校，升为少尉，不久又升为中尉。1890年，他和一个軍官的女兒結婚。以后，他在軍官学校担任副教官，后来又被派到中央铁路实习；1894年海軍发动政变时^①，他站在政府这一边，到前綫修筑防御工事。在这场陸軍和海軍爭夺政权的斗争中，他还是抱着一个民主主义者的理想，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共和政府的身上。但是，这个政府所执行的反动政策，违反民主原則的軍人独裁，渺茫的普选的諾言，各党派政客的爭权夺利，以及巴西的极端严重的經濟困难，迫使他不得不正視现实，思考实际的問題。然而，在当时的社会，即使象他这样一个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者，也不能为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軍队所容。軍队現在已經改变了性質，高級軍官都成为政府的掌握政权的官員，兵士已經成为鎮压人民的工具。以前和他一起为共和理想斗争的軍事学校同学，有的已爬上了显赫的职位，有的已趋炎附势，甘心作軍人独裁者的爪牙。而他却依然是一个四处奔波巡視軍事工程的中尉。海軍政变結束时，軍队当局把被捕的政变参加者秘密处死，使欧克里德斯大为不滿；他写信給《新聞报》(*Gazeta de Noticias*)，对这种残暴行为表示抗議^②，因此，他更为軍队当局所忌。

① 这次政变的領袖是海軍上將梅略(Custodio de Mello)和海軍上將迦馬(Saldanha da Gama)，目的要推翻皮索托总统的独裁統治，夺取政权，結果引起海軍和陸軍的內战，海軍战敗。这一場內战是旧貴族和大地主階层的矛盾的表現。

② 由于这封信，他和支持軍队这种做法的某議員引起了一场笔战。

三

卡奴杜斯战役发生时，欧克里德斯·达·库尼亚已经第二次脱离军队，在圣保罗州政府当土木工程师，参加本州内各地的公共建筑工程。

卡奴杜斯是巴伊亚州腹地的一个小城。这个地区处在内陆干燥的高原，由于殖民地开发时期原始森林遭到破坏，地理条件发生变化，成为被周期性干旱袭击的荒蕪不毛之地。这个地区的居民都以牧牛为生，他们每年要向居住在沿海地区的牧场主缴纳一定数额的牲口，而自己的生活却在这种天灾之下毫无保障，非常贫困。他们大多数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；他们过着朴素、简单、原始的生活，没有文化，没有知识，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锻炼成了坚韧、顽强、刻苦的性格。他们隔绝在这个荒蕪的地区里，生活完全听天由命，因此，宗教感情非常强烈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有一个名叫安东尼奥·维生特·门台斯·马西埃尔（Antônio Vicente Mendes Maciel）的人，来到巴西北部腹地这一带宣传原始基督教教义，预言一个伟大英明的君主就要出现，惩恶扬善，把一切受苦的人救出苦海。他得到了腹地牧民和农民的极大拥护和信任，称他为安东尼奥·貢塞也罗（即劝世者安东尼奥）。他走遍了腹地的大小村镇，传布教义，修筑教堂；他的信徒都弃家离乡，追随着他。后来追随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就以卡奴杜斯为中心，建立起一个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民地。有些武装的盗匪、流浪者和冒险家、逃犯等，也都来参加，声势大振。巴西农民不堪忍受生活的压迫，聚众起义，这在巴西殖民地时期和帝国时期历史上是经常的事。卡奴杜斯

的起义，却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。这个事件，表明了共和国政府对于巴西最根本的社会问题——土地问题，没有解决，也无法解决。大土地所有制，半奴隶式的雇农制，种族歧视，农村经济的落后贫困，到了共和国的军人独裁政权下，成为更加沉重的枷锁，紧紧压在经常受到天灾的腹地居民身上。沿海地区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化，城市生活越来越“文明”，就和内地的落后，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。卡奴杜斯的牧民、农民，和封建制度或半封建制度中的农民一样，以神秘的狂热的宗教信仰来表示他们对生活压迫的反抗。他们离开了牧场主的土地，来到卡奴杜斯，投奔劝世者，希望求得来世美好的生活。这个起义根据地，威胁了居住在城市中的地主阶级。当时继承了皮索托独裁政治衣钵的莫拉依斯总统 (Prudente de Moraes Barros)，诬蔑起义农民要求恢复帝制，出兵镇压。第一次派出一支一百人的军队，被击败而退；第二次派出一支二百人的军队，又被击溃；第三次派出一支一千三百人的军队，又在起义牧民、农民的游击战下败退；使沿海各大城市中的统治阶层大为震动。

当时巴西即使是进步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，对卡奴杜斯起义，也是认识不够的。他们起初也认为，这是共和政府遭到的危险，帝制派或保皇党正在发动叛变，要求复辟。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奇怪，因为这些知识分子都是衷心热爱共和制度的人，一生住在沿海各州的大城市里，但是他们的共和思想是从欧洲来的，他们按照欧洲的方式来考虑问题，在祖国的土地上没有根基；祖国内地究竟是什么情况，人民究竟怎样生活，他们完全茫无所知。因此，当这个全国震动的事件发生时，甚至连欧克里德斯也在《圣保罗州报》(O Estado de São Paulo)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

題目叫做《論我們的旺岱》(A nossa Vendéia),把卡奴杜斯和法國大革命時的旺岱相比。但是,歐克里德斯·達·庫尼亞之所以偉大,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熱烈追求真理的人,一個在實踐中認識了真理,超越了他同時代的人。他雖然抱着這樣的見解,但他卻更渴望親眼目睹這個事件的真相。所以,當《聖保羅州報》的主筆來聘請他擔任特派記者,隨軍出發,報道戰爭新聞時,他沒有放過這個機會,毫不猶豫地接受了。

他到了巴伊亞州的首府巴伊亞(又名聖薩爾瓦多爾),第四次出征軍正在這裡集結。他隨着軍隊出發,到了蓋伊馬達斯;從這裡開始,就進入腹地,在無邊無際的卡汀珈中行軍,一直到了卡奴杜斯城下。他親眼目睹了這一場被壓迫的農民對壓迫者的鬥爭,或者說,一場所謂“文明”軍隊對落后居民的大屠殺。一方面是六千正規的陸軍,裝備着德國制的克虜伯野炮、機關槍、步槍,由一個元帥(陸軍部長比登柯特)三個將軍指揮;另一方面是數千名樸實勤勞的甲貢索人,他們除了謀生,沒有任何訓練,除了宗教,沒有任何組織,手執火槍、牛叉,站在自己家門口,為了保衛一家老小的生命而鬥爭。腹地的荒蕪、災害,居民生活的刻苦、艱辛,甲貢索人戰鬥的勇敢、頑強,政府軍隊的腐敗、殘酷,都給他極為深刻的印象。特別是卡奴杜斯的最后一幕:1897年10月,圍城中最後只剩下四個人,兩個男人,一個孩子,一個老人,還在最後一條壕溝里抵抗六千正規軍的圍攻,直到子彈打光,完全犧牲。這場戰役,把卡奴杜斯這個市鎮的五千多間房屋,全部夷為平地,所有的居民,不分男女老幼(只有三百個老弱、婦女、孩子和傷病者,在城陷前投降),全部屠殺干淨。這次血的經歷,使歐克里德斯看清楚了這個事件的真相,使他認識到了祖國的實現。這裡沒有所謂保皇黨,也沒有所謂帝制派,他現在覺悟到自己以

前認為卡奴杜斯起義是對共和政治的反叛是多麼的錯誤。現在他把這個事件斥之為“巴西歷史上的一大污點”，斥之為“莫大的罪惡”，是“共和政府的瘋狂行為”。現在他也認識到祖國苦難的根本原因是在農村。因此，當這個戰役結束，他回到巴伊亞時，他就不再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民主主義者，而是一個經過鍛煉的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了。

四

歐克里德斯回到聖保羅後，不得不再度尋找工作。卡奴杜斯這個巨大的社會悲劇在他心裡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，使他幾個月精神不能安定。他回頭重讀他在戰地所寫的新聞報道^①，覺得有必要予以整理補充，寫成一本完整的書。這一本書將是一本“復仇的書”（Livro vingador），一本對政府的罪行進行抨擊、抗議和控訴的書，一本揭露祖國腹地真相的書。

後來，他被聖保羅州政府聘請擔任公共建築工程的檢查人員，生活問題总算得到了解決。他在本州各處旅行，巡視工程，但寫書的念頭卻一直在頭腦里盤旋，沒有消失。他渴望有一個地方，安靜而隱僻，可以讓他坐下來，好好地進行寫作。1899年，他終於獲得了這個機會。

原來聖保羅州政府要在聖若瑟—杜—里奧—巴爾杜城建一座鐵橋，橫跨巴爾杜河。橋建成了，但不到二十天就坍了下來。於是，這座橋的重建工程就委託給了歐克里德斯·達·庫尼亞。他在聖若瑟—杜—里奧—巴爾杜定居下來，一方面負責建橋工

① 這些原始材料後來到1939年整理出版，書名《卡奴杜斯，一次遠征的日記》（Carandós, Diário de uma expedição）。